



曹玉模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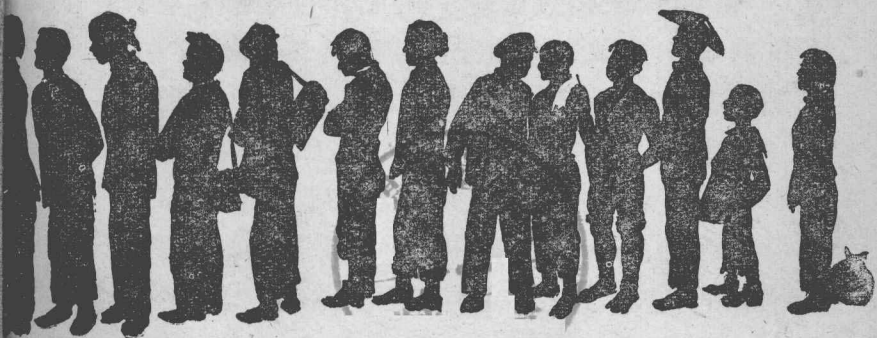
青草湖边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青草湖边

曹玉模著

曾善慶插圖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·1957

內 容 提 要

这篇小說是反映农村儿童的生活故事。

放牛娃双九子是一个頑皮任性的孩子，他輕視平凡的劳动，一心想学大人干活，还时刻向往学开拖拉机。所以經常不好好看牛而誤了許多事，鬧了許多笑話。經過許多事实的教育，以及大人的帮助，他才知道我們农村还不能过早普遍地用机器来耕种。也認識了一切劳动的重要性，他开始做好了自已份內的工作；上了民校；还圍上了久已羡慕的紅領巾。

封面設計：孙 惠



1

太阳擦着瑯琊山，象个大銅盆，紅丹丹的。平常这个时候，我总喜欢对着太阳眨眼睛。我数过：眨十下眼睛，太阳就会落掉半边；眨二十下眼睛，它就全部滚进山窪窪里去了。今天傍晚的太阳，又紅又大，我却不高兴对它眨眼睛，甚至连晚飯也不想回去吃。

太阳落下去了，我呆呆坐在打稻用的石碾子上，望着西边天上漂浮的紅云彩。虽然这些美丽的云彩，有的象張牙舞爪的老黃狗，有的象紅冠滴滴的大公鷄，非常好看。但是它不能帮我打消心中的悶气。

今天，真是我最倒霉的一天了。

……遇到这种倒霉的事情，怪誰呢？还是怪我自己，春天要是决心不放牛，楼二爷又能有什么办法对付我？……今天也不会被他罵得狗血噴头……

我越想心里越难过……

天空渐渐出現了黑色的斑云，一团团卷盖了紅色的云彩。天，是黑了。一陣“嘞嘞”强大的气喘声，从东边青草湖里傳來，这是国营青草湖农場的拖拉机，又在連夜“檢修”，准备下湖^①割麦子了。

混乱的思想，被拖拉机声音打断了。这种声音，在我們村庄东边已經响了一年多，从青草湖建立了国营农場，我就被这种声音迷住啦！在这时候，我就特別羡慕农場那些拖拉机手。农場刘主任的儿子，刘小冬，他那一点点年紀，就已經学开拖拉机了，而且还兼我們乡里青年团書記……就那么一点点年紀……

“嘿！我还整天騎在牛身上放牛！放牛！”

弟弟小九子兩只小脚顛顛着跑来喊我：“哥哥！你不回去吃晚飯，媽媽要刷鍋洗碗了！”

“你們不等我，就能先吃嗎？”我向弟弟白了一眼。

弟弟会看我的臉色，知道我又在为什么事情不高兴，連

① “下湖”是安徽土語，即“下地”之意。

忙擺着小手說：“吃飯，媽媽急着要去開會！”

我一聽說媽媽要去開會，轉身就往家跑，跑到家，大門已經上鎖了。我知道，媽媽每次鎖過門，鑰匙總是放在門頭牆洞里，我想端條板凳，站在板凳上去摸鑰匙，打開門弄點東西吃吃，但我又怕耽誤時間，于是就急急忙忙地往會場跑去。

會場是在地主高家那個瓦屋里。這座瓦屋原來是村里一座最高最大的青磚瓦屋。土地改革時，四邊廂房都分給貧農了。剩下的正廳和天井不好分，就留給村里公用，村里成立互助組就在這裡開會評工分；互助組變成了合作社，也還是在這裡。聽說大社中心俱樂部還要設在這裡呢！

我跑到高家瓦屋，站在石頭門檻上，朝正廳一看，裡面坐滿了人。會還沒有開始。社長樓二爺就坐在朝大門口的那張桌子旁，皺着眉頭，象兩條大毛蟲爬在那裡似的，顯出一臉不開心的樣子。媽媽坐在他的旁邊，她大概已經看見了我，跑出來低低地說：“要鑰匙嗎？”

我搖搖頭說：“不是！”

“粥還蓋在鍋里，你回去自己燒把火熱熱吃吧！”

“我不想吃！”

“你怎么連飯也不想吃？”

我沒有作聲，輕輕拉着媽媽的衣襟，來到門外一棵棗樹底下。棗樹葉子在晶瑩潔白的月光下，正散發着一陣陣清

香味兒，媽媽也好像感覺比屋子裡清爽，吸了吸鼻子：“什麼事情要到这里來講呀！”

我一下拉住媽媽的手，低低地說：“今天晚上，你一定替我把放牛的職務辭掉！”

媽媽聽到這話，臉色一沉說：“馬上割麥栽秧啦！全靠用牛，牛沒有人放，不餓死啦！”

“餓死我也不管。”幸亏有棗樹叶子遮住我的臉，媽媽看不清我的臉色，要不然一定很難看。



“就是樓二爺罵你一頓，也不冤屈你呀！”媽媽扳着我的肩膀說。

“怎么不冤屈！”我几乎跳起来，向地下跺了一脚。“我犯了什么錯，我不过跟双喜哥哥一块儿到河西山上打了半天树叶子，他就該那样罵我！不光罵，还用牛鞭杆要打我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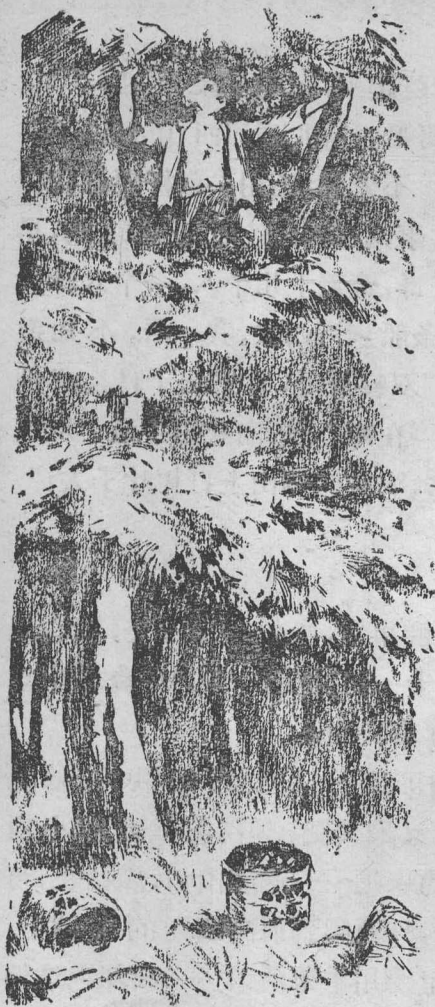
既然媽媽已經知道这件事，我就詳細地向她講講：早上，我在圩埂上放牛，双喜哥哥，帶着十几个人，一个人身上背着一个竹篮子，还划了兩条船到河西去，我一看，不知道他們过河干什么，就喊他們“双喜哥哥，你們去干什么？”他們听到我的喊声，連忙把船停在河心里，向我招手道：“双九子！你快把牛从河里赶过来，跟我們到山上打树叶子去！”

“打树叶子干什么？”

“漚綠肥嘛！”

我一听，觉得这是个新鮮事情，新鮮事情一来，我心里总是痒苏苏的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我把腿一夾，就騎着牛从河里过去了……跟他們到了瑯琊山。

到了瑯琊山，一看滿山都是刺楊槐，大楸树，絲棉树……叶子都象巴掌一样，又嫩又肥；刺楊槐正开着小白花，一串一串的，噴着鮮香的味儿……这滿山树，滿树花，可把我乐透了，我抓着树枝子，只顧爬到頂高頂高的树梢上，去打树叶子，吃过中飯，社里要用牛犁秧田……我却把这件事給忘掉了。



树叶子打好，满满的装了两大船回来了。一过河，就看见楼二爷卷着裤脚，提着用苧麻搓的鞭子，向我跑来，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象提小鸡儿似的，扯过来就骂道：“我喉咙管子都喊破了，喊不到你……你跑到什么拐角里去啦？”

“我跟双喜哥哥打树叶子去的。”

“你是打树叶子的，还是放牛的？”说着说着，楼二爷满脸落腮胡子都吡起来，眼睛瞪得象玻璃球，气呼呼的：“你这个小鬼东西，早上我还对你说，秧田水都车好了，急等着耙过来撒稻芽子，你把牛骑到河西去……”话还未说完，他挥起赶牛的鞭子，就对

着我的屁股上打来，幸亏双喜哥哥上来一把抓住他的手，說：“別打他，他幫助我們打了不少樹叶子。”

我一听双喜哥哥的話，心里一振，就把牛繩一扔，說：“你打吧！我不放牛了！”

我把經過的事說完了，最后对媽媽說：“我早就立下这个心愿了，不放牛了，我要下来做活！明天用繩子捆我去，我也不去了！”

媽媽听我講到这里，双手搭在我的肩上說：“你这个孩子呀！楼二爷和你爸爸都是堂兄弟，別說鞭子还未打到你，就是打到你，也不能这样沒上沒下的！”

“要是爸爸活着，他不会对我这么凶……”我忍不住地要落下泪来。

淡白的月光，照着媽媽的臉頰，兩顆亮晶晶的泪珠从眼睫毛上滾下来，我心里发慌了，是我的話引起媽媽的伤心。連忙忍住发哽的喉嚨，背过臉去，捶了一下自己的眼睛：“媽媽！你別难过，我不放牛，我一定会找到事情做。我会爬树，积肥小組一定要我；我会划水，养鴨小組一定也会要我；就是他們都不要我，刘小冬常借小人書給我看，我們是好朋友，求求他，他一定



会介紹我去当一名小农工……”

媽媽說：“你別梔子花，茉莉花地乱想心思吧！在生产队里能評上二分工，就算好的了，还想上农場去呢！也不怕人家好笑。”

“好笑！”我重复媽媽的話。“才不好笑呢！上回刘小冬說农場收割麦子以后，要在农业社里抽一批青年人去学开拖拉机……”

“你算不算青年人？”媽媽頂撞我一句。“你人还没有十三个拳头溜子高……”

話未說完，高家瓦屋的大門咯呀一声閃开一道縫，露出一个人头来：“双九子媽！你不进来开会，站在树根底下和誰叨咕呀？”

“和我儿子！”媽媽不顧我，匆匆跑进高家瓦屋里去了。

我跟在后面連嚷兩声：“媽媽！你要向社長提呀！”

媽媽沒有回答我，随着那兩扇大門咣咚一声，就看不見他們了。他們社干部开会，总是要关大門的，怕我們小孩子闖进去搗乱。他們不讓我进去，我也不想进去。

正在这时候，寬闊的稻場上一羣同伴們拥到我面前。

“走！走！撈羊去（一种游戏方法）！”陈小明又着胳膊說：“你还做羊尾巴！”

我搖搖手說：“今晚上我不高兴。”

“誰又得罪了你！”

“不高兴就不高兴唄！”

“哟！你吃了枪藥！”陈小明捏着我的手說，“是不是楼二爷要打你？”

“你不要查問吧！”我气呼呼地說。

“不要生气了！”陈小明拉着我的手說，“不高兴去撈羊，我們还是去抓白头翁吧！”

原来白天一对白头翁飞进我家屋后楊槐树杈里，給我看到了，我裝作要解大便的样子，在那里蹲了半天发现它們在里面做了一个窩。我把这个发现，告訴了陈小明，他就把这件事情牢牢記住了。

“今天晚上不能去，小白头翁还没長老毛呢！等它們長了老毛再去把它連窩端掉。”我說。

“你不去，我一个人去！”陈小明說。

“我不去，就不許你去！”我变了臉說：“你要是不等它長了老毛，就把它捉来，看我揍你。”我向他的額头上揮了一下拳头，就大踏着步子回家睡覺去了。

2

我的瞌睡頂大，每夜都是一覺睡到天亮，从不知道醒。夜里媽媽什么时候回来，我是不知道的，等媽媽把我从繩編的兜兜床上推醒，太阳已經照亮了我們的窗戶。

“太阳晒到屁股啦！你还不起早去赶着牛放露水草！”
媽媽說。

我接連打了兩声呵欠，揉一揉眼睛，說：“媽媽！昨天晚上开会……你代……”

沒等我把話說下去，媽媽說：“你还是老老实实放牛去吧！”

“媽媽！你替我向社長提過嗎？”

“提啦！樓二爺說要不放，等开了春牛出屋的时候，就不放，大社里还好找人。現在馬上开刀割麦子了，一个人恨不得劈开当兩個人用，那还能找到人放牛呢？”

“別講开春啦！就是去年冬天，牛一进屋，我就向他提过明年我不放牛了。当时他說：‘你不放牛，你干什么，做活，生产队还不要你呢！’現在他又講这个話，这不是牛不喝水，硬要按着它的头嗎？”

我想到这里生起气来，跳下床，臉也不洗，飯也不吃，就往外跑，心想：你不替我提，我亲自去找他。

媽媽看出我的心思，連忙跑出来攔阻：“算啦！算啦！你不要再和樓二爺胡纏吧！”

我沒理媽媽，还是掙开她的手跑去了。

樓二爺的家和我家只隔兩块菜园，很快就跑进他的大門。这时候，他正在拾掇一架双輪双鏟犁，大概双鏟犁放在露水底下过夜的，鉄器粘了水气，上了一层黄锈，他正拿着

一片小碗碴，“噉啦噉啦”的在擦鏽，見我進來，他連忙抬起頭，望了望我，從他那象亂茅草似的落腮胡子里，露出了一絲微笑。昨天拿鞭子要打我的凶相，完全消失了。最後很親熱的走過來，拉着我的手說：“怎麼？還要你二爺倒茶賠禮嗎？”

我抽出我的手，靠在大門上不說話。

“你怎么不說話呀？”樓二爺露出潔白的牙齒：“我的大侄子，你知道昨天我喊不到你，多急人呀！稻芽子捂在家里，有寸把長了，再不撒下田，就有爛掉的危險，秧田也犁好了，就等着你的牛回來耙……事情這樣急，偏偏遇到你，騎着牛到河西去……喊你又不答腔……”

“我又不是騎着牛玩去的！”我打斷了他的話。

“好吧！算你沒有玩去……”樓二爺終於笑出聲說：“昨天怪我脾氣不好，拿鞭子要打你，今天你再拿鞭子打我一下吧！”說着，樓二爺伸手把靠在屋檐底下的苧麻鞭子拿過來，塞在我的手里，把脊背轉過來對着我說：“你就狠狠的打我一鞭子吧！”

我隨手把鞭子扔掉。

樓二爺知道我不會打他，他又轉過身忍不住的笑着說：“哈……哈……不肯打我，你就別生我的氣，現在坐下來我們好好談談……聽你媽說，你不想放牛……”

“這不是我今天才想起來的……”我嘟着個嘴巴子說，

“春天，牛剛出屋，我不是就同你說過嗎！”

“不放牛，你想幹什麼呢？”

“我下來做活！”我的口氣直耿耿地一點也不拐彎，“幹什麼活都比放牛強……早上，鷄子一張口，就趕我出去放牛；牛皮給樹枝子招了一道白印子，說我用鞭子刷的；牛肚子要是朝里凹一點，就說我沒把牛放飽……早回來，又說我偷懶；遲回來，又說我貪玩。遇到刮風下雨，人家都在家里休息，我們還要披着蓑衣，戴着斗笠，騎着牛出去……苦都吃遍了，還常常挨人家罵，看人家臉色……”

我好象就給人罵了一頓似的，受了莫大的委屈，說着說着，鼻尖子上一酸，淚水就在眼眶子里轉起來了。

“你是嫌放牛吃苦嗎？”樓二爺看我要哭的樣子，他停止了笑聲。

“就是吃苦嘛！”我隨口說出來了。但是我馬上又覺得不能說這句話。因為我知道樓二爺最討厭人說“怕吃苦”，他常分配工作給人做，接受工作的人要講怕苦，他能面紅耳赤的批評人。我真害怕他借機會批評我，我連忙又轉彎子說：“……這兩三年的工夫，牛也給我放熟了……還怕什麼苦呢！我是想干活……再說，村里有幾個和我同齡的，不是已經學會做活了，跟着大人來來去去的。”

“這麼一說，你不是嫌放牛的生活苦，是想當個大人？”

“嗯！”我揉了一下鼻尖。

正在这时候，他的大女儿彩云姐姐，卷着藍花褲子，一双洁白的脚掌，套着新編的草鞋，上面浸湿了水，“扑吡扑吡”的从外面走进来。她一走进院子，真象一只美丽的花蝴蝶，兩条膀子一繞，就把肩膀上的一对篾把子高糞桶丢到院子的一角。然后說：“爸爸！你說我起早了，人家比我还起早呢！我还没去，三号秧田已經澆了一层水糞。”

“以后不能这样……”楼二爷反而沉悶地說：“……你比我起早，我比你起早，不注重休息，身子搞垮了，还栽什么秧呢？”

“一年有几回‘栽秧季’呢？忙季节吃点辛苦算什么？”

我站在石头門檻上，听彩云姐姐說話，面孔忍不住有点发热。剛才我冒里冒失說出那句怕吃苦的話，要是叫她听到，她一定又要跟在我的后面，講“鷄毛信”、講“小小牛司令”的故事給我听。彩云姐姐講故事是有用意的，她就喜欢对我们放牛小組講这一类故事。她是团支部宣傳委員，她家里这一类小人書是很多的，区文化站的流动圖書館，就是經過她把書借給村里人閱讀的。听說，她这个“义务圖書管理員”还受过文化站的表揚，工作做得挺出色的呢！

她看我气鼓鼓地站在門檻上，眼睛現出惊奇的光芒对我說：“双九子！你象‘豎牛樁’似的站在这里干什么呀？”

沒等我想好話回答她，楼二爷站在旁边嘿嘿笑起来。

“你还不知道呀！他来向我辞职啦！”

看样子，彩云姐姐起初还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她沉思了一会，那苹果似的面孔马上露出一丝笑容说：“他想把放牛的职务辞掉？”

我也不想隐瞒谁，我还是直耿耿地说：“牛！我已经放够了，我要下来学做活……”

我说话向来不象女孩子，那样低声细语，喊喊喳喳，半天我可以不说话，象个哑巴，可是我一说话，常常象从喉咙管里窜出来一个“爆竹”，能吓人一跳。彩云姐姐就给我这句话吓了一跳，她那两颗亮星似的眼睛，盯盯地望了我一眼，最后忽然把脸对着楼二爷说：“爸爸！双九子放牛放够了，向你辞职，你的社长要是当够了，你又向哪个辞职呢！”

“我向社员。”楼二爷把嘴唇向上一撇说。

彩云姐姐摆出大姐姐的面孔，把我从门槛上拉下来，替我把昨天和人“摔跤”粘了一身泥灰的夹袄背后轻轻地扑了一下说：“主意多的人，眨一下眼睛，就能想出一个主意，恐怕你就象这样的人，一时这个主意，一时那个主意……”

我忍不住打断了她的话：“姐姐！我不是那样的人！”

“你听我把话说完啦！”彩云姐姐摆了摆她的手：“爸爸刚才说啦，他要不高兴干社长，要向社员辞职。你也是个社员，你高兴不高兴他一时要干这个，一时又要干那个……”

“……向我辞职！我也是个社员？……”我感到发楞，